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十七

君道

善行

報功

周武王克商平天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於營丘曰齊。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召公奭於燕。餘各以次受封

成王初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

於成王。公既沒。王以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
魯世以重祭享之
宣王以召穆公既平淮南之夷。用賞其功。錫
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祖。山川土田以廣其
封邑。遂賜之策命。故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
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襄王時。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且來獻俘。命尹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列國。晉悼公時鄭簡公使人賂晉以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鏄磬。女樂二八。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緌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
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
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
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
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
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

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鄭簡公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平公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之父）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汝州田以胙乃舊勳段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段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於終始乎

漢高祖既定天下封功臣皆爲列侯至奏位次羣臣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軍無見糧何轉漕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之功我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遂封何酇侯參平陽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侯樊

噲舞陽侯。酈商曲陽侯。奚涓魯侯。夏侯嬰汝陰侯。灌嬰潁陰侯。傅寬陽陵侯。靳歙信武侯。王陵安國侯。陳武棘津侯。王吸清河侯。薛歐廣平侯。周昌汾陰侯。丁復陽郡侯。蟲達曲成侯○帝以陳平從征伐數出奇計以定天下。及剖符定封以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絶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因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五年。詔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初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至是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

惠帝詔曰。高皇帝臣飭天下。諸有功者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令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

相陳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

奏可

文帝元年夏四月封宋昌為壯武侯是時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来功由是封昌為侯

景帝二年封鄼侯蕭何之孫嘉以奉何祀制詔御史曰故相國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

天下也。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武帝元光閒拜衛青車騎將軍。出上谷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元朔元年。青復率騎出鴈門。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長平侯。五年。青復將出髙闕。得右賢王下裨將十餘人。人畜無筭。引兵還至塞。帝使使者持印即軍中拜青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帝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

匈奴王十餘。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其子伉爲宜春侯。不疑陰安侯。登發干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封冠軍侯。元狩三年春。將萬騎出隴西有功。益封二千二百戶。其夏復統兵出北地。遂深入至祁連山。斬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李廣利等擊匈奴還有功。帝乃下詔曰。匈奴爲害久矣。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出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

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奮行者封爵有差

昭帝時。張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帝詔曰。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爲富平侯

宣帝本始元年。詔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前

將軍龍頟侯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
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當塗侯平杜侯屠耆堂
長信少府關內侯勝邑戶各有差封御史大
夫廣明爲昌水侯後將軍充國爲營平侯大
司農延年爲陽城侯少府樂成爲爰氏侯光
祿大夫遷爲丘平侯賜右扶風德典屬國武
廷尉光宗正德大鴻臚賢詹事畸光祿大夫
吉京輔都尉廣漢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
又詔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

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千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帝為皇曾孫時繫獄丙吉極愛護然吉為人深厚不伐善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乃詔曰御史大夫丙吉於朕有恩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食邑千三百戶○地

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烝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及薨帝親臨其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封其子山爲樂平侯○帝思股

肱之美迺圖其人於麒麟閣凡十一人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将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将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将軍龍額侯韓增後将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

元帝初元二年詔前将軍蕭望之傅朕八年

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
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成帝以故博陽侯丙吉於宣帝有舊恩尤重。
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
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
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
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
侯昌為博陽侯○鴻嘉元年。詔左將軍史丹。
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一。封丹為武陽侯。及

丹寢病。顧歸治疾。帝愍以職事久留之。使躬不瘳。乃使光祿勳賜丹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專精神。近醫藥。以輔不衰光武時。祭遵從征隗囂。囂破。帝東歸。幸遵營勞享士卒。作黃門武樂。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盖。及卒。帝愍悼之尤甚。喪至河南。帝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喪禮成。復祠以大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帝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成侯。其後朝會。帝每歎曰。

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帝遣征西大將軍馮異定關中異被讒上章自理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帝遣來歙伐蜀公孫述述使客刺歙歙自書遺表曰臣夜定後爲賊中傷臣要

害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光

武聞大驚省書攬涕乃賜策曰中郎將来歙

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

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征羌侯

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

縞素臨喪送葬

明帝永平二年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

於南宫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吴漢王梁

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

興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和帝永元五年以軍司馬班超擊匈奴有功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先帝命將帥擊之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使軍司馬班超安集

于窴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安帝永初六年。詔封陽夏侯馮異之孫晨為平鄉侯。帝即位。思中興功臣。乃下詔曰。建武元功二十八將。至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

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别署狀以上。晨以父普有罪國除。至是復得嗣封。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帝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

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突厥入寇。王君廓邀擊破之。帝聞而大悅。徵之入朝。賜與御馬。令登殿廷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

秦王目嘗出血君廓往擊建德將出戰徐勣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如此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帝宴群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房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魏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功臣李世勣嘗患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帝自翦鬚與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帝曰朕爲

社稷非爲卿也〇貞觀十七年詔圖功臣於凌煙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凡二十四人

玄宗天寶六載正月南郊禮畢詔太廟配享功臣高祖室宜加裴寂劉文靜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

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

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

德宗嗣位以郭子儀禦吐蕃有大功詔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薨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群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

宋太祖開寶三年以潘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

朗州團練使征嶺南既平屢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復從曹彬平南唐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及征太原討范陽鎮幽州大破遼兵封代國公改忠武節度使進封韓國公

太宗時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料仍遣其弟安易齎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耋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令賜羊酒卿宜愛精神以副眷注之意○太平興國中以平北漢功齊

王廷美進封秦王。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曹彬兼侍中。白進超崔翰劉廷翰田重進米信並領諸軍節度使。楚昭輔崔彦進李漢瓊並加檢校太師。王仁贍加檢校太傅。石熙載加刑部侍郎。文武從臣進秩有差

真宗以曹彬在太祖時多戰功。太宗因其伐契丹敗績稍被責降。至是復彬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尋呂拜樞密使。及被疾。帝趣駕臨問。

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卒。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贈妻高氏韓國夫人。子瑋琮璨俱領旄鉞。仍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未幾。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庭

神宗時。韓琦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冢。琢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高宗時兀术舉兵攻仙人關謂都統制吳玠曰已
曰公若來降當得美地百里而王之玠曰已
事本朝安有二心遂大戰破之帝聞而嘉歎
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手札曰朕恨阻遠
不得拊御之背也及玠卒詔立廟仙人關祀
之賜額曰忠烈○帝謂宰執曰用兵之際賞
罰欲明劉錡以孤軍首挫賊鋒兀术遁去其
功卓然遂超授節鉞復賜手札曰卿之偉績
朕所不忘○張俊卒帝親臨其喪謂秦檜曰

張俊遂亡。曩日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以斂。命內侍張去為護葬事。第其功。特封循王。○曹成為亂。勅向子諲據道州賀州。命岳飛捕之。嶺表悉平。帝名至行在所。諭令繫金帶上殿。賜御札于旗曰。精忠岳飛。令行師必建之。○詔圖像功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王曾李繼隆呂夷簡曹瑋韓琦富弼曾公亮司馬光韓忠彥等一十六人。配享景靈

宮◯苗傅等殺王淵爲亂。帝命平寇將軍韓世忠往討之。世忠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箭者必斬。及傅平。加世忠兩鎮節度使。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又封其妻梁氏爲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並始此。已而敗虜寇於淮陽。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節度。大將賜功號。節度開三鎮。亦自世忠始

理宗寶慶二年三月。詔太常寺繪配享景靈

宮功臣趙普以下十六人。及增趙鼎呂頤浩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七人。凡二十三人像於功臣閣以昭勳崇德爲名

元世祖時。王榮祖屢有戰功。又從諸王也忽地三韓。降天龍諸堡下甕子城竹木寨苦苫數島。帝嘉其功。賜以金幣。官其子興千戶。仍賞其部曲。移鎭高麗平壤。帝遣使諭之曰。彼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否。卿當孰思。榮祖乃募民屯戍。闢地千里。盡

得諸島嶼城壘高麗遣其世子倎出降遂以
倎入朝帝憫撫之曰卿父子勤勞於國誠節
如一進緣邊招討使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戶
賜寶鞍弓矢還鎮
國朝洪武二年正月
太祖皇帝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
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
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
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

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奉成算遂翦群雄顧臣等愚陋犬
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
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
許○十八年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
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
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遽胡未殄朕方倚任為

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于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

太廟配享。但於本廟祭之。

太宗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

臣。既自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著

為令。○永樂四年八月。饒州府言鄱陽康山

忠臣廟圮壞。請命脩治。

太宗顧侍臣歎曰。此皆首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

人盛德百世祀。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功之道。今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況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式禮父母所愛亦愛之。況有功於國乎。遂命工部即遣官督脩。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悉復其家

褒嘉

虞舜以禹治水成功。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曰。来禹洚水儆予。

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商高宗得傅說為相。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漢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無忌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嘗祠之。十二年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塚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

景帝三年。吳王濞反。使使者至衡山。衡山王
勃堅守無二心。吳楚平。衡山王來朝。帝勞苦
之。以南方卑濕。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賜
諡曰貞
武帝元狩四年冬。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
長。式河南人。嘗輸財縣官以助邊。帝使使問
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
曰。家豈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
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

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帝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名拜之。賜田十頃。布告天下。元鼎四年。式又上書求佐軍。帝下詔褒嘉之。賜爵關內侯

宣帝時。尹翁歸為右扶風。病卒。家無餘財。帝詔曰。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踈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尹翁歸。廉平鄉正。治

民異等早夭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帝以膠東相王成治甚有聲嘗褒異之地節三年復以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詔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元康初以揚州刺史黃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神爵五年詔曰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

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

成帝建始元年。報張禹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安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

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

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

侍醫視疾使者臨問

光武建武元年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

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

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

商容之閭令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

千戶○四年執耿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

基令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

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以馮勤為中書令拜司徒勤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八十每宴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王公主曰使勤貴顯者此母也

章帝以江革有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革前以病歸令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

見穀千斛賜臣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
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順帝漢安元年。張綱守廣陵。賊張嬰等詣綱
降。綱尋卒。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
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
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烝庶之困。未升顯爵。
不幸早卒。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
百萬
桓帝建和三年。詔曰。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

夷魚忠諝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闈有寧靜之風。予錄乃勲。用登九列。不永夙終。良爲愴然。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永康元年。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諤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晉武帝時。王祥爲太保。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

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帝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

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謂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深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唐太宗貞觀初。代州行軍總管李靖撫納降附。突厥頡利可汗帰。款帝勞之曰。昔李陵提步

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也。◯六年。蠲布衣邊鳳舉韋弘宗崔定仁陳嗣等四家課役。鳳舉渤海人。弘宗巴西人。並以孝聞。葬父母皆廬墓次。負土成墳。弘宗廬前產芝數十莖。定仁博陵人。親沒爲偶像。晨昏定省若平生焉。隋末群賊蜂起。莫敢侵掠者。嗣隴西人。四葉同居。稱爲邕睦。帝異之。並下 詔褒美。◯雲

世南卒。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又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令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斯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即其靈坐焚之。又後數歲夢其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右武候將軍張士貴破反獠還。帝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雖聞其語。未覩其實。今

於公見之矣○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帝謂左右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帝聞魏徵寢疾遣使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家動靜以聞帝復與太子幸其第及徵薨帝自製碑文并為書石嘗謂侍臣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

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見得失。徵亡。朕失一鏡矣

高宗麟徳三年。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聞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帝親幸其宅。問其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對。帝為感動。遂柱異之。賜以縑帛焉

玄宗時。宋璟為宰相。嘗侍春宴。帝以所用金筯。令內臣賜璟。璟受之。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非賜汝金。賜之以筯。表卿之直也。璟乃

下殿謝○帝幸東都以盧懷慎居相位清儉不營產叉卒家無留儲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為文帝自書之

肅宗即位尊太公望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田穰苴孫武吳起白起樂毅張良韓信諸葛

亮李靖李勣等十人配享比孔門十哲云○
至德二載郭子儀克復東京以功加司徒封
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具軍容迎灞上帝勞
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
德宗詔以歷代武臣功畧尤著者管仲孫臏
范蠡王翦廉頗趙奢李牧田單曹參周勃彭
越周亞夫李廣衛青霍去病趙充國鄧禹馮
異寇恂吳漢賈復耿弇馬援段熲皇甫嵩張
遼鄧艾關羽張飛呂蒙周瑜陸遜陸抗羊祜

杜預王濬謝玄陶侃慕容恪王猛檀道濟王鎮惡王僧辯吳明徹長孫嵩慕容紹宗斛律光宇文憲韋孝寬于謹楊素韓擒虎史萬歲賀若弼李孝恭尉遲恭蘇定方裴行儉王晙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張仁亶郭子儀等六十四人俱配享武成王廟

憲宗元和四年春是時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

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帝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穆宗長慶中以李憕在玄宗時被安祿山所害其子源始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源痛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日惟一食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偃臥埏中帝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憕處難居首正色就死殊節卓焉夫褒忠所以勸臣節

旌孝所以激人倫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寒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

宋太祖即位吳越國王錢俶以其地來歸其貢奉視前朝有加帝尤優賜之改號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其妻孫氏爲賢德順穆夫人及討江南詔俶率兵入拔常州加守太師復遣大將沈承禮等隨王師平潤州

遂進討金陵。已而封俶為王。俶與其妻及子惟濬等來朝。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令俶居之。詔謂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疊皇靈。可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言異姓侯王無封妃之典。帝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命俶歸國。特賜導從儀衛之物。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迨於還國。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

羅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

太宗至道元年燈夕。御樓張宴觀燈。時李昉以司空致仕家居。帝思之。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側。歡對明爽精力康勁。帝親酌御樽飲之。選餚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

真宗時。杭州隱士林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

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而
嘉之。因賜之粟帛。及卒。賜諡和靖先生○帝
以張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
剛方自任。威德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
令巡撫使謝濤傳旨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
西顧之憂矣○李宗諤爲右諫議大夫。嘗侍
宴玉宸殿。帝謂曰。聞卿至孝。宗族既多。長幼
雍睦。朕嗣二聖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
及宗諤卒。帝甚憐之。謂宰相曰。宗諤可大用。

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又官其子

弟

仁宗時宰相呂夷簡感風眩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入中書夷簡上表固辭

御府出萬金藥帝剪髭賜之手詔曰古人有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合湯藥表予意也及夷簡薨帝震悼對執政語及輒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乎

神宗時。呂溱知開封府。嘗以職事對。帝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絶迹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

高宗紹興五年。賜知樞密院張浚書曰。上流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

中興之功付卿手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遣使賜詔趣歸及至帝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群寇旣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力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座隅○帝以韓世忠爲將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降詔獎諭之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卽時償直帝嘉之

故獎之以詔

元世祖時。高鳴爲翰林學士。遷侍御史。以敢言被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揚州儒學正李淦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詣京而李已卒。授淦江陰教授。以旌其直

國朝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

中来請事。

太祖皇帝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絶亂畧。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未肯遽

以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太祖皇帝勑禮部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絶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

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平章常
遇春平贛州軍還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
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
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
典予奚敢後令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
荅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酧功爵以旌德侯海
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奬率三軍更圖後
舉茂建偉烈益著厥光以副予所託將軍其
勗之哉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庚申。居寧夏都指揮僉事韓誠来朝。初誠言韃靼列部同居寧夏者有懷貳之心。
太宗未忍發。既而果叛。為鎮兵所禽。斬獲相半。至是誠来朝。
太宗曰。朕於遠人来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禽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禽戮。皆其自取也。然爾忠誠明於幾

先朕嘉念不忘。自今更加勉之。命禮部賜誠鈔二百錠羊十羫。酒五十瓶。仍宴之於會同館。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仁宗皇帝諭禮部臣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於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況大臣捐軀為國。何可不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遣人祭之。已而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

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禄固位
之計國亦何賴

五倫書卷之十七

五倫書卷之十八

君道

善行

賞罰

虞舜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周文王罪人弗孥。官人以世

列國晉文公出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叔狐。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

三賞而不及我。子試為我言之。咎犯言於公。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軏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

夫勞苦之士子固為首矣。豈敢忘乎哉○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公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

行之矣

楚莊王以士慶爲令尹。授之相印。中庶子聞之。泣曰。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將死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涅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

齊威王即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國人不

治王於是名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之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

兵於齊

漢高祖即位。斬項羽故將丁公。初丁公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羽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季布亦羽將也。數窘辱帝。至是購求之急。布髡鉗為奴。自賣于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入洛為滕公言之。滕公言於帝。乃赦布。召拜郎中。

光武以李忠爲右將軍。封武固侯。忠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光武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光武曰。我欲特賜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明帝時。何湯爲郎中。守開陽門候。帝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章帝時。尚書令韓稜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以才能稱。帝特以寶劍賜三人者。手署韓稜

以楚之龍淵郢壽以蜀之漢文陳寵以濟南之椎成論者謂稜淵深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

唐太宗時顏師古為秘書少監專刋正古篇奇字討析申熟必暢本源及注班固漢書上之帝嘉其著述之勞賜幣二百段良馬一匹〇

帝謂房玄齡有臣搢之善以黄銀帶賜之又曰杜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淚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一帶遣玄齡送如晦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勑賜御饌往祭既祥後恩禮無襄

中宗時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等以虐暴為能官以凶殘為奉法往從按察政多寃濫帝以光業等雖已云殂亦追奪其官爵景陽見在者宜從貶降其枉被

殺者各還其官蔭

玄宗開元四年。有言者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帝悉名縣令於宣政殿廷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左遷刺史〇天寶六載河北道黜陟使奏縣令楊懋等七人有清狀李連等八人有善狀劍南道黜陟使以江油郡太守趙憕等六人贓

狀聞初嘗詔舉守令及是帝謂懋連等宜與遷轉其舉主亦從褒異憕等並准律科斷其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咸從貶黜仍宣示中外以為懲勸

代宗時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渭南縣令劉澡曲附度支且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澡帝覽奏以為水旱咸均

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復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怒滉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亦宜稱損損而不聞豈有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滉及趙計並伏罪乃貶滉爲萬州南浦縣員外尉計爲澧州員外司戶參軍

宋太祖擁兵自陳橋還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馳歸謀率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殺通於其第妻子俱死太祖閔之特贈通

中書令以旌其忠。而怒彥昇擅殺終身不與節鉞◯帝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為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進爵秩。呂餘慶叅知政事。曹彬自蜀還。槖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為宣徽院使。彬

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神宗時。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陞侁為副使

元太宗時賈居貞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
以賄賂相交結有以黃金餽之者居貞卻之
帝聞而嘉歎勑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
廉
世祖時廉希憲為中書左丞出鎮荊南關吏
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
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
相來鎮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其澤
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及卧疾久不

愈名還朝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

成宗時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等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眞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賜黃金五十兩

國朝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十二月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

專殺之罪。

太祖名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

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蹟。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安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寃於朕。朕欲加以極刑

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令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將臣皆頓首◯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上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

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名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上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

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太宗皇帝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去邪

虞舜攝位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列國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

漢景帝三年襄平侯紀嘉之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詔謂嘉不與反謀赦嘉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成帝時故將作大匠解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徭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詔謂其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

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徙萬年燉煌

哀帝時。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

刻漏。可以永安國家。已而詔曰。朕過聽賀良

等言。冀爲海內獲福。卒無嘉應。皆違經古。不

合時宜。其罷改元易號事。賀良等下獄伏誅。

唐太宗既即位。謂裴虔通在隋時委質藩寮。乃

潛圖弑逆。雖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

刑。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復詔宇文化及暨弟

智及等咸居列職。爰在江都。遂行弑逆。雖事

由前代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以厲臣節其子孫並宜禁錮勿令齒敘其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武牙郎將元禮並蒙隋代任使乃協契宇文化及構成弑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嶺表○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帝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卿未嘗進一賢士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

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即日黜萬紀使還家

玄宗開元二年。以涪州刺史周利貞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張利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縣令劉暉楊允康瑋。侍御史封詢行等皆爲酷吏。並放歸草澤。終身勿齒○三年冬。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搆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

帝遽命傑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十九年。初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多附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福順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帝由是不悦。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高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帝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於是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

代宗時同平章事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帝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帝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盡晏謂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禀進止涵等從之帝乃誅載而貶縉為括州刺史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德宗初即位以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

進劉忠翼掩義隱賊詔並除名長流既行皆賜死又貶左丞薛邕爲連山尉時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載王縉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贓吏者殆二十年邕自宣歙觀察使徵爲左丞其去宣州時盜隱官物以巨萬計至是殿中侍御史員寓發之故貶爲尉

憲宗初嗣位貶王伾爲開州司馬王叔文爲渝州司戶伾寢陋吳語順宗素所褻狎而叔

文徵知文義好言事順宗亦稍敬之以伾為
散騎常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
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
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互
相推奬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
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及叔文為戶部
侍郎有惡其專權者削去翰林之職伾即為
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未幾
以母喪去位叔文與其黨謀起復伾請起叔

文爲相䟽三上不報伾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舁歸不出至是順宗傳位於帝二人遂遭貶其黨皆坐貶爲諸州刺史伾未幾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穆宗即位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初憲宗時淮西既平鎛判度支數進羨餘有寵帝以爲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同列求退不許乃上䟽論之鎛自知不爲衆論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穆

宗在東宮知其奸至是即位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宣制貶鏄市井皆相賀竟死貶所○誅台州刺史柳泌貶李道古爲循州司馬憲宗時皇甫鏄與道古薦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鏄李道古保護之憲宗復使待詔服其金丹多躁已而暴崩帝立遂誅泌

貶道古

宋眞宗時。宣政使王繼恩罷。均州安置。繼恩在太祖時特承恩顧及太祖崩之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及帝時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帝惡其朋結黜之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

仁宗即位。丁謂以罪罷。初女道士劉德妙。嘗

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既敗。逮繫德妙鞫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帝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慶曆八年。夏竦免。

初竦判蔡州。慶曆三年名為樞密使至京。諫

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用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用之何以勵世帝未省遂起拱辰前引裾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亦力乞毋令入見即日詔竦歸鎮七年帝欲以竦平章事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脩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

共事。乃改授樞密使。殿中侍御史何郯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至是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哲宗元祐元年。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惠卿初知太原。志欝不伸。又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世。懇求散地。朝廷未許。右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

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始以帝堯之

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譎之輔郡。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懽。怒則反目而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元符中。蔡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

白然後請帝親劄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殿中侍御史龔夬論惇卞之惡且曰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寃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忠

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
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
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
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臺諫陳師錫張
庭堅等亦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
天下乃出卞知江寧時惇為相兼山陵使靈
輿陷澤中臺諫劾之免知越州◯御史中丞
安惇有罪免惇為中丞屢興大獄士大夫或
千里赴逮訴理書牘被禍者至七八百人天

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謡至是名鄒浩爲右正言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爲不可復用惇懼乞罷遂知潭州尋除名發歸田里○蔡京有罪免初京爲翰林承旨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蔡京蔡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鋭於改作龔夬亦言京起立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顗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名自河南

初入對與京遇京曰天子自外脈名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遂出京知永興軍尋奪職居杭州

高宗建炎三年黄潛善汪伯彥免初以潛善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二人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内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時金兵横行群盜蜂起二人既無謀略而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

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於是詔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寧宗開禧三年韓侂胄罷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請誅侂胄以安邦國帝乃出御筆批

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翌日侂胄朝。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奪陳自強三官。永州居住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大名人盧世榮初以言利見屬。拜中書右丞。居數月。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言其苛刻誅求。爲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

副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憸人。紊亂選法。翰林學士趙孟傳亦言世榮奸邪。帝始大悟。即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獄。世榮欵伏。遂誅之。

○尚書右丞相桑哥專擅朝政。凡銓選內外官。皆由於己。由是以刑爵為貨。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已復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殺之。廷臣累劾其罪。帝始悟。遂

命誅之
順帝以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進封秦王。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帝患之。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塡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燄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既又殺諸王。帝益忿之。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田。其姪脫脫告。帝託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

帝御玉德殿。命只兒瓦歹往柳林。黜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陛辭。不許。遂行。詔復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死于龍興路驛舍

五倫書卷之十八